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1950年3月。那天,15岁的农家少年易禄亨轻轻地绕过一个丘陵,不远处现出几间茅草房,祖父母的老屋就在那里。祖父站在门外,看见往场镇方向跑的孙儿:“你这娃儿,往哪里跑?”

“当兵去!”

“你老汉儿不是不准你出去吗?”

“爷,我真的想当兵!”

“那要得嘛,但是,你要记得你住在哪里哟!到啥子时候,都晓得要回家哦!”

“记得记得,我住在四川涪陵的百胜镇隆兴村!”

“娃儿,当兵就要当个好兵!”

“记到了,爷!”

1950年3月,这个小小的少年未必明白,他兴冲冲地从家里赶到百胜镇去参军当兵,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

这些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易禄亨,常常被请到中小学校作报告,还被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主办的“寻访英雄”网络互动活动实地采访。他讲那些亲历过的朝鲜战场的战斗故事,有战场的艰险,更有战友的牺牲。孩子们常常会问:“易爷爷,那您怕过吗?”“每个人都怕死呀,可冲锋号一吹响,什么感想都不复存在了,除了胜利,别无其他。我甚至能听见,密集的子弹呼啸而过的风声。”

朝鲜战场给易禄亨的身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甚至残疾。战场上中弹挂彩是常事,每一天,人都在生死线上徘徊。易禄亨的腰椎处有一道灰白的疤痕,那里曾有一颗子弹嵌入。夜里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束,易禄亨和战友们在掩体休息。卸下背囊,易禄亨才感觉到后背及腰处传来的疼痛,伸手一摸,便感觉背上鼓着一小块,再细细一分辨,竟是一颗浅浅钻进皮肉里的子弹。想来定是流弹从后背射入,因为背囊挡住了,所以没有直接钻入脊椎。易禄亨硬是忍着痛把这颗子弹从腰背处给抠了出来。

1951年10月,易禄亨所属部队奉命守卫朝鲜战场上的一处重要的阵地——月峰山。部队的参谋长喜欢易禄亨这个“眼里能出活儿”的机灵小伙,就让他做了通信员,他们驻扎在阵地的一处暗堡附近。

这天夜里,易禄亨正在阵地上放哨,突然听得“轰隆”一声炮响,他连忙隐蔽到沙袋旁,然后观察山坡下面的情形。不多时,山坡下便响起密密麻麻的枪声。原来,美军集结兵力,趁着夜色对月峰山阵地发起了进攻。志愿军依靠地形优势展开了防守和反击。参谋长从暗堡里冲了出来,端起步枪,以沙袋为掩体,迎击来犯之敌。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我的青春是什么颜色呢?站在阿里高原上,‘怦怦’的心跳声告诉我,青春的颜色应该是红色的,我愿做阿里高原上一抹耀眼的红!”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保障旅上等兵、土家族战士张韬在一次演讲中,向战友们敞开心扉……

一个人走上什么样的道路,与家庭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爷爷和父亲,是张韬引以为豪的红色血脉的源头。1955年9月,张韬的爷爷参军成为铁道兵。当时条件虽然非常艰苦,但一颗甘愿为祖国奉献的心,让他坚定了理想信念。由于表现突出,爷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退伍回到地方工作后,爷爷任劳任怨,是同事们公认的老黄牛、好党员。1990年冬,张韬的父亲参军入伍。他勤勉好学,特别能吃苦,最终练就了只听声音就能判断装备故障的本领。当

共产党员若闪耀的星辰,似燃烧的火炬;在战争年代浴血奋战,在和平年代舍生忘死;服务人民无限忠诚,献身国防鞠躬尽瘁。“七一”前夕,我们聚集在党旗下,经由一组反映不同年代党员军人以及立志成为党员的青年官兵勇毅战斗、忠诚使命、奋斗强军的报告文学作品,继承传统、感悟荣光、砥砺斗志。向共产党员这个神圣光荣的称号致敬,迎接那个闪耀着历史光辉和精神光芒的节日。

——编者

祖父的叮嘱

■李燕燕

易禄亨一咬牙,迅速进入激战状态。拧盖,拉线,投掷……手雷一个接一个投掷,一个接一个爆炸,火光四起,攻向阵地的美军被打得抬不起头,推进速度被迫放慢。易禄亨与参谋长打着配合,一人射击,一人投掷手雷……这是一场艰难的拉锯战,装备精良的美军有着优势火力,物资匮乏的志愿军战士则有钢铁意志。激战了数昼夜,美军始终没能突破志愿军的防线。

那个傍晚,易禄亨跟着参谋长巡视满目焦土的战场,周围枪声犹在,美军依然盘踞在阵地周围。易禄亨看见,有一个连,战斗减员到只剩一个排。牺牲的战友血染山岩,重伤的战友痛苦呻吟着,胸中一口气息尚在,却无法送回后方抢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年轻的生命在硝烟中逝去。直到晚年,易禄亨提及战友,不知不觉满眼是泪:“比起他们,我们活下来的人是多么幸运!”

入秋,朝鲜的野外山地,比隆冬时节的家乡还要寒冷,雪风刮脸甚至能感觉到疼痛。刚刚结束一场恶战的易禄亨不能像周围战友那样躺倒就呼呼睡去,血肉横飞的惨景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他是个刚刚才进入残酷战争的新兵,却已经开始思考更多的与生死相关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长眠于战场,或者,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却下不了阵地,那么我该怎么办?我还有什么可以留下?太多的话要说,千头万绪。祖父的叮嘱,此刻宛在耳畔。借着透进山洞里的光线,易禄亨一字一句写下饱含深情的家书,向亲人汇报了自己的近况:“孩儿入朝经过一个多月,的急行军赶赴‘三八线’。为了粉碎敌人的秋季攻势,我们坚守在中线一个前沿阵地,离敌人只有一百多米。投入紧张激烈的战斗有五天五夜了,敌人天天来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保住了阵地,实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誓言。”言语间,更袒露了自己当下的心境:“风吹裂了我的脸,霜雪冻伤了我的手脚,但我心里还是热的。因为我有一颗赤诚的心……”

但在那封字迹工整秀丽的家书中,易禄亨并未向亲人透露,月峰山阵地守卫战是他作为志愿军普通一兵入朝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这个16岁的少年在生死一瞬的战场上丝毫未曾胆怯。最终,阵地守住了。

其实,战友们几乎都有和易禄亨一样的心路历程,第一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战斗以后,就再也不敢畏惧其他。如同那天易禄亨咬着牙从后背硬生生抠出一颗子弹,他已经不会去后怕了。

三

1952年10月,易禄亨已经成长为一名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志愿军战士。那天,他所在的部队正在休整,防空警报突然传来。一时间,紧张氛围弥漫开来。狙击手们纷纷就位,一挺挺机枪声阵阵以待。

很快,几架美军轰炸机呼啸着袭来,扔下数枚凝固汽油弹,其中一枚就击中了营地附近一处民房。刹那间,熊

熊烈火像地狱魔鬼般吞没了这座房屋。一轮轰炸后,敌机飞离,志愿军官兵的目光,都被那栋烈火包裹的民房紧紧吸引——但愿那栋房子里没有人居住!

火焰跳动,“噼里啪啦”的声响很大,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呼救声。“救命呀,救命呀!”易禄亨懂得不少朝鲜语,立刻听出似乎有一位朝鲜阿妈在呼救。易禄亨来不及多想,就从营地里扯出一床棉被,直接扔到水桶里浸湿,再横着一把披在背上,径直朝着火的民房冲去。此时,烈火已经封门。屋里老阿妈的呼救声,格外清晰。

易禄亨紧了紧身上因为浸透而愈加沉重的棉被,猛然冲进火海。“啪”地一声,一根着火的横梁掉到他跟前,挡住了去处。他朝前一看,那位老阿妈就趴在地上。易禄亨托起老阿妈,把她背在背上,又用浸透的被子覆盖并裹紧,然后从烈火中冲了出来,一口气跑到了安全位置。

易禄亨正待喘息,惊魂未定的老阿妈突然坐起来朝着着火的房子大喊:“孩子,孩子啊!”

易禄亨一听,顿时大惊。原来,老阿妈的小孙子还在屋子里。看着焦灼哭喊的老阿妈,易禄亨裹起棉被,再度冒着巨大风险冲进火场。烈焰火舌如蛇信一般跳动侵袭,不断发烫找寻勇敢闯进火海的年轻战士每一寸裸露的肌肤。重回火场的短短几秒钟时间,易禄亨身上被烧灼出多处伤痕和血泡。由于凝固汽油弹所含的化学毒性,伤口呈现出紫黑的颜色,很是吓人。

易禄亨哈咳着,顾不上周身的疼痛,只是集中注意力,在浓烟翻滚的各个房间搜寻孩子的踪迹。最终,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老阿妈只有两岁多的孙子。易禄亨抱起孩子,再次像之前那样,拼尽浑身气力冲出火场。他颤抖着满是伤痕的双手,把孩子递给前来接应的战友,便觉得浑身气力瞬间都被抽走,极致的痛苦立时传遍全身。在浓烟中呛咳的喉咙像被一块烙铁炙烤,从头到脚每一处都伴同钻心刺骨的疼痛,两眼发黑,膝盖渐渐承不住身体的重量。战友们正为救出婆孙俩而喜悦,易禄亨却呆滞着踉跄几下,重重跌落在地上。经过漫长的抢救,易禄亨才悠悠醒转。他火场救百姓的英勇事迹,后来还被朝鲜的报纸以《烈火炼真钢》为标题,报道了出来……

四

1953年7月,金城战役中的轿岩山攻坚战打响。“尖刀班”克服重重困难,摧毁了敌人4座碉堡。战线前方,只剩下最后一座仍在吞吐着火舌的机枪碉堡。还有几分钟,冲锋号就要吹响,志愿军将对轿岩山阵地发起总攻。

18岁的“尖刀班”班长易禄亨紧了紧手中长矛一般的爆破筒。12名“尖刀班”战友已经全数牺牲,负责掩护“尖刀班”执行任务的机枪阵地也被敌军摧毁了。此时,易禄亨已经铁了心,哪怕一个人,也要炸毁任务目标中的最后一个

碉堡,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孤勇的身影,已然暴露在敌军的火网之下。刹那间弹如雨泻。易禄亨甚至能够感觉到,子弹擦着自己的头皮飞过。黄土飞溅,血与火翻腾,眼前的视线里都是弥漫的硝烟。易禄亨低着头,隐蔽又轻巧地向那座疯狂吐着火舌的碉堡前进;匍匐滚动,灵巧地在各个弹坑之间转移,避开周遭射向他的子弹;终于抵达了目标,一点一点爬到了这座碉堡的顶上。

攀爬上碉堡上的易禄亨浑身是血。就在刚才的那一段,他的脚趾被炸断半根,全身多处受伤,但要豁出命来完成的任务的激情,让这个年轻战士完全没有感知到周身的剧痛。近了,他用尽全身气力举起那支有着巨大杀伤力的爆破筒,用力地插进了这些碉堡,就像勇士将尖刀用力插进怪兽的心脏一般。紧接着,他拉下爆破筒的引线,随后身子向侧面一扑,直接跳进碉堡旁的土坑里。

易禄亨完成了炸毁最后一座碉堡的战斗任务,但在爆破的过程中身受重伤,被爆炸掀起的尘土掩埋。直到战斗结束,打扫战场的志愿军战士才在一个小土包下发现了她,大家合力将他从尘土里刨了出来,紧急后送抢救。

这次战斗,易禄亨从头到脚都是大大小小伤,高烧昏迷不醒。经过艰难抢救,医生们才把易禄亨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如果算上孩童时坠落山崖、参军后骑马遇险、火场救朝鲜妇孺,这是易禄亨有生以来第4次濒临死亡。

在轿岩山战斗中,易禄亨因突出的战斗表现,荣立一等功,并获得“人民功臣”称号。

五

如今,早已年过八旬的易禄亨虽然身体硬朗,能够徒步十余层楼、一百多级楼梯,数十年前的一些细节场景他都能一一道来,可唯独不记得荣立一等功的过程。他只记得炸最后一座机枪碉堡的情景;后面的事情几乎没有印象。他得知自己被记“一等功”,已经在国内的军队医院里了。

对于“立功”这件事,只有一个场景,留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

团里3个立了功的同志各骑一匹战马,分别由团长、政委和参谋长牵着。易禄亨的那匹马走在最前头,四周战友的掌声和欢呼声不断,如此热烈的场面让易禄亨羞红了脸,低下了头。“小子,坐直了,把腰板给我挺直了!”牵着马的团长扭头喊道。于是,他直了直腰,把头稍稍抬高了些。他看见,人群中,那几个活着归来的同乡战友,正在向他翘大拇指。

1957年夏天,阔别家乡数载后,易禄亨回乡了。走出时,他是一个蹦蹦跳跳的青涩少年,归来时,他是一个经过战火洗礼、已然成熟的青年。在朝鲜的日日夜夜,他始终没有忘记祖父的叮嘱。他特意来到祖父的老屋,大声地告诉祖父:“孙儿回家了,孙儿真的当了一个好兵!”

课余时间狠训,业余时间加训。休息和娱乐时间,张韬还在学习室里自学专业书籍。午休的时候,他就到训练场了解装备的性能,遇到有自己琢磨不明白的地方,就向连队的“大拿”请教……

渐渐地,张韬跟上了老兵们的步调,工作也越来越出色。然而,一天晚上,家中突然传来了噩耗:他的爷爷去世了!张韬无数次憧憬过自己探亲回家的情景,让亲爱的爷爷看一看不一样的自己,谁知……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从军后,你要变得更坚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是不会哭鼻子的。”爷爷说过的话又在他的耳边回响起来。张韬狠狠地抹去泪水,暗下决心,要在阿里高原干出个样子来,不辜负爷爷的期盼。

在战友们眼里,张韬身上有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和对自己的狠劲儿。不久前,上级组织武装20公里比武,作为上等兵参赛的他以优异的成绩为本单位取得了好名次。空闲时间,张韬喜欢眺望高高的雪山。他的心底里激荡着传承三代人的红色血脉,脑海中总有一抹鲜艳的“红”在跳跃、升腾:像爷爷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守望战场

■邢国庆

黄武星

长时间的寂静过后,火箭军某旅教导队驻守的深山密林,在这一天的子夜时分突然响起了钢铁长龙咆哮的引擎声。这是他们担负“蓝军”任务后的第一战……

承担新兵集训任务的教导队,不仅给一茬茬新兵留下了“兵之初”的铭心记忆,更让驻守在此的下士王谦理解了什么叫“从这里走向战场”。

“班长,你就网开一面让我去下一个点位吧,我回去写检讨还不行吗?”3年前,正参加新兵集训的王谦颓然地坐在“阵亡区”,一副要哭的样子。自己平时刻苦训练,就在在战时有用武之地,未承想演练刚开始一切就要戛然而止,这让他如何甘心?

“检讨?你凭什么叫检讨?你已经在战场上‘阵亡’了,怎么写检讨?”时任新兵教员的苑司壮铁着脸:“上战场是游戏么,你投个币就能原地复活?”

演练那天,王谦以他最不想遇到的方式,体会到了“从这里走向战场”这句话的含义。

就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新兵集体观看基地发展史的视频时,老一辈共产党员筚路蓝缕、战天斗地的景象让一众新兵动容,唯独王谦不以为然:“又不是打仗,干慢点、少干点怎么啦?”

虽然声音小,但这声嘀咕还是被苑司壮听见了,苑司壮心里顿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知道,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新战士肚子里的墨水多了,发散性思维强了,但那深藏在血脉深处的东西却尚未被完全激发出来。而苑司壮要做的,就是把那种沉睡的东西唤醒……

那天,苑司壮没有急着解释,他在等待时机,一个可以“标本兼治”的时机。新兵营每月的演练要求十分严格。那一次,王谦在第一关防护时没有扎紧防护服“三口”,而被敌化学武器“毒死”。

“出师未捷身先死”,这让王谦接受不了。他以为苦苦求情就可以换来“下不为例”,但是苑司壮的当头棒喝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看着这名新战士懊丧的表情,苑司壮也陷入了沉思。新兵们要学的不仅是军队的法规和军事技能,还有那种军人必须具备的意识——战争下一秒打响!

二

时隔几年,曾经的列兵王谦已经成长为一名军士,而苑司壮也成为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带兵骨干。然而,一纸命令转变了教导队的原有任务:由培养新兵、开展培训的保障队,转变成了旅队的磨刀石——“高原蓝军”。

命令下达后,苑司壮心潮起伏。面对新的使命任务,他和战友们迫切需要学习,学习更多的导弹知识,学习与演习导调相关的技能……“磨刀霍霍”的他们在等待,等待“刀口向内”逼出驻训官兵的极限。当然,在驻训官兵上来之前,他们只能学习,只能等待,不断地磨砺自己。

“教导员,学这些专业理论,有点儿难啊!”会议室内,苑司壮正向教导员李昭辉诉苦,原本组织新兵集训和各类培训这么多年,早已驾轻就熟,现在却要学习导弹专业理论和“红蓝对抗”知识。年

龄长了几岁,接受能力和记忆力也不如从前,如果比不过一起学的年轻战士,自己这张老脸真是不知道往哪儿搁。

“学,必须学,老兵新兵都是兵。你以前说别人没有实战意识,但你现在如果畏惧接受新事物,不就是逃避千变万化的未来战场吗?这就是你准备打仗的状态吗?这就是一名老兵应有的表率作用吗?”一连串提问让苑司壮无言以对,只得继续啃起了那本教材。

送走了苑司壮,李昭辉深吸一口气,眺望着群山。此刻正值高原隆冬,大山银装素裹,分外妖娆。自打那一纸命令下来,官兵的话好像都变少了,大山的褶皱间仿佛隐藏着大家的心事。

夜晚,在风雪中站岗的苑司壮脑海中有往事闪过。曾经,他们保障一批批新兵“从这里走向战场”,现如今任务转换了,很久没听到新兵集训期间那震天的呼号了,还有那打靶的硝烟味、手榴弹投掷的爆炸声也在这里消失了。他清楚地知道,他们在等待或者说坚守什么?他们在这里守望战场。

三

这只是平平常常的一天,教导队的官兵们每个人却显得兴奋异常。这一天终于来了,他们打心眼儿里期盼着,却又有几分忐忑。

一份紧急通知下达,要求每个单位轮流前往深山密林驻训,接受扮演“蓝军”的教导队的挑战和磨砺。

教导队上上下下开始忙碌起来。然而,和往年迎接新战友的热闹截然不同,到处弥漫一种紧张的氛围。驻训场上再也看不见标语和横幅,唯一不变的是大院门口围墙上“从这里走向战场”几个夺目的大字。

从今天起,前来驻训的官兵不再是初入行伍的新兵,而是即将“走上战场”的钢铁战士。欢迎他们的最好方式,就是提供更逼真的战场情境,打造更具对抗性的“蓝军”。

子夜时分,山脚下的盘山公路依稀传来军车的轰鸣声。驻训分队正往教导队营区开进,磨砺许久的“蓝军”就要亮出锋芒了。营房里,早已不见了苑司壮和王谦他们的身影,驻训场上一片静谧……



往期回顾



和平方舟(中国画)
祖伟威 陈琳作

长征

第5508期